

高水文史資料

第四輯



商水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商水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本辑责任编辑

郭宗阳 孙玉民

编辑

李德林 顾洪范 王培礼

孙至善

目 录

新四军攻打砖桥的经过·····	胡位东	(1)
北伐军到达我家乡时见闻·····	杨宝岑	(7)
“长城血战记”的端末 ·····王仁山口述 孙至善 整理		(14)
忆沙河柴湾决口 ···马洪钧口述 林震宗 赵其廉 整理		(18)
沙河范庄抢险·····	赵杰	(24)
对处理两起水利纠纷的回忆·····	邱友功	(26)
双桥沧桑话汾河·····	周文华	(33)
回忆王拱壁校长·····	马蕴之	(38)
忆韩若雪老师·····	曾汉杰	(46)
抗美援朝战斗中的商水儿女·····	张俊奇	(49)
七区联中在邓城·····	张世荣 贾自坤	(53)
商水三中校史片断·····	杜渊若	(57)
邓城二小创办记·····	杨宝岑	(64)
商水县打神运动中的几件事·····	杨宝岑	(65)
第三完小协助政府禁烟禁毒·····	徐公权	(67)

我记忆中的商水老城·····	贾明善	(71)
日机轰炸商水城·····	徐公权	(78)
1943年商水大灾荒的片断回忆		
·····	贾明善	(80)
记商水县境的古庙会·····	顾彬楼	(84)
商水同乡会在开封创立的经过		
·····	杨宝岑 孙赞文	(87)
商水广惠堂和救济院简况·····	贾明善	(90)
我上学时走过的道路·····	杨宝岑	(93)
我战斗在教育阵地上的历程···	张衡石	(100)
王济平与王惠卿·····	杜渊若 朱韵五	(134)

新四军攻打砖桥的经过

胡 位 东

一、讲和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1945年5月18日，新四军128团由沙北抵达砖桥。这时砖桥住着三个国民党地方统治人物：一个是鄆商西三县联防主任张坦然，一个是砖桥镇镇长李馨斋，另一个是林繁乡乡长刘鸣岐。他们共计约有步枪、手枪、机枪近三百支。新四军到砖桥后，他们把寨门锁了，不让经过。新四军绕道从北门外东行，在寨东不远的朱庄村停下，喊门叫寨内答话。那几个统治人物正聚集在镇公所开会，商讨对策，当时我和李馨亭在寨内开烟厂，也被邀去参加。我们去到后，张坦然首先发言：“新四军来了，我们怎么办？”让大家拿个主意。李馨斋发言道：“只有抵抗，别无其它办法”，刘鸣岐说：“抵抗行吗？”，张

坦然也表示抵抗不了。经片刻沉默，张问我说：“位东，你看怎么办呢？”我说：“绝对不能抵抗，只有谈判一条路可走。”李馨亭也插话说：“对”。张、刘二人在考虑谈判代表时，我说：“馨亭在这里还愁没有谈判代表吗！”张向馨亭投去询问的目光，馨亭站起来说：“中，我去”。于是从烟厂拿出好烟数十条，交馨亭带着，开东门去朱庄慰劳新四军。谈判很顺利，新四军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能妨碍抗日”，很快双方达成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新四军及时转移到上蔡边境宿营。

二、毁约

5月24日，住在乔庄寨的国民党西华县委书记长谢廷献和西华县大队长孙葆初、蔡兴邦三人，邀张坦然去乔庄寨开会，密谋攻打新四军128团。他们联名写信同驻在华陂东南小岳寺一带的国民党110师联络，约定时间从东南、西北两面夹击新四军128团。当天下午，送信人走到大杨村北时，被新四军侦察员抓获，收缴了密信。张坦然违背协议，参与密谋攻打新四军

128团的毁约行为昭然若揭。

三、攻打

5月26日夜晚零点，砖桥镇机枪、步枪声响起一片，冲锋号吹个不停。大街上，人乱跑。接着远处喊话：“缴枪不杀！”这时新四军已攻开砖桥寨。原来新四军登上寨墙后，守寨士兵就放下武器不再抵抗了。张坦然、刘鸣岐从寨西北角坠墙逃跑。李馨斋逃至北门下，准备开门外逃，被新四军俘虏了。战斗结束后，新四军把所有可疑的人，集中在新馨烟厂院内。天亮后 分别搞清每人身份，予以释放。我和李馨亭是在8点钟时，厂里工人去把我们保出去的。9点以后，新四军撤离砖桥，走时带走了李馨斋，没收了张坦然家中的财物，并将张个人办的华通烟厂内的烟机子、烟叶拉走了。

四、争取

5月27日，张学陆（后来知道，当时是地下党员）从沙北回砖桥，带有介绍信件，张带领我和馨亭去找128团联系。在华陂见到了政委李世才和团长王定烈。李政委说：“只要不妨碍

抗日，都可以和平共处，能帮助抗日的更是好朋友。李馨斋既不反对抗日，明天就叫他和你们一块回砖桥。”第二天，在我们动身走时，李政委把我叫到院中，说：“你和张坦然的私人关系怎样？能不能找到张来见见我？”我迟疑片刻，李坚定地说：“他来，我们只有欢迎，你要解除他的顾虑，必要时，你对他说拿你的全家人生命作保。”说到这里，我就欣然把这一任务承担下来了。

到砖桥已是中午，没休息我就登上自行车向张坦然可能去的地方去找。直到夜晚12点左右，在大军李村李连堂家找到了他，刘鸣岐也在那里。张见我就说：“这次我算完了，枪支、财产全完了，今后只有死路一条。”我劝他不要太灰心丧气。接着把李政委要见他的意见谈了。他问我：“你觉得我去见他中吗？”我说：“李政委人很坦率，见你的意思很诚挚，绝对不会有别的，你放心好了”。刘鸣岐也在一旁劝说他：“坦然，你就去吧，位东能向坑里推你吗？”迟疑有一刻钟，他仍下不了决心。这时我看不下保证不行了，就照李政委

安排的意思说：“坦然，你既然不放心，这样行不行？你安排手下人，拿枪到我家，要是诱骗你，把我全家杀了”。张坦然忽地站起来说：“别说了，我去，您看什么时候去”。我们约定次日上午，由我、张学陆、李馨亭陪他一同去。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四人先到李锐生家，不知为啥，张坦然又反悔不想去了。原来是他听信了砖桥学校校长李天铎的话。张学陆心直口快地说：“你又见李天铎了吧？那好，你认为天铎对你真的，我们都是假的，你不去算了。”停了一会，张坦然才又下定决心，说：“好，去！我把一切都交给您仨了，咱现在就出发。”这时我们四人就上路了。

128团团部设在华陂寨西端一家大地主家里。李政委听说我们去到了，急忙走出来，握住张坦然的手说：“坦然兄来啦！前天误会，真对不起，现在我们正开会，您先在这里休息，会后我们好好谈谈。”让我弄点开水先喝着。约一小时，李政委出来，邀我们去同王团长、耿参谋一起谈话。李政委问：“坦然

兄，前天你们联名给国民党110师写信时，你有什么想法？”张坦然直率的答：“那天上午谢廷献等人邀我去乔庄开会，谢认为新四军初到，立足未定，约110师，前后夹攻能够取胜。他说，信已写好，就等我来盖章。这时我心情非常不安，因我前天已与贵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心里迟疑不想盖，可是他们催的紧，我没办法推掉，才在印盒中泥泥章，盖了个字迹不清的章。他们说中，叫重盖。我说，就这中就中。不信，你们可拿那个信看一看。”张坦然说到此，李政委笑了，说：“当时我说这个章是被迫盖的，才决定找你未谈谈。”他把截获的信拿出未让大家看，大家都笑了。李政委说：“坦然兄，明天你就同他们一起回砖桥吧，找两辆大车，把烟机、烟叶都拉走，还开你的烟厂吧。以后我们多联系，还有一句老话，只要不反对抗日，我们都是好朋友。”第二天上午，我们就一同回砖桥了。

北伐军到达我家乡时见闻

杨 宝 岑

我是河南商水县人，家住县城西北邓城镇西后杨湾村，村后紧靠沙河，东距周口三十五里，西距漯河九十里。周漯一带是个大平原，农产丰富，人口稠密。

1927年春，当时我在开封中州大学上学，由于直奉战争已蔓延到黄河岸边，学校没有开学，我在家闲住。

那时地方上很乱，土匪遍地，结伙成杆。小杆十余人，大杆百余人或数百人。小的夜聚明散，大的到处流窜。他们抢劫财物，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周漯一带，小杆不下千余起，大杆也多次窜扰。他们都与军队有勾结，军队从土匪处得到人、财；土匪从军队里得到枪弹。

当地群众为了抵抗土匪，纷纷起来组织红枪会、绿枪会等迷信团体。这种组织，俗叫

“硬肚”，说是经过吞符念咒，皮肤磨炼，刀砍不破，枪打不入。周 漯 之间，几乎每村都有。后来有一人叫张猛虎的，把邻近的红枪会联合起来，组成方圆百余里的大团体，每个会员都佩带印有“虎”字的袖章，扛一杆红缨枪，这对抵抗土匪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小杆土匪难以存在，他们也联合大杆。当时有一个叫王大的豫西大杆头，纠集我家乡一些小杆，拉起大杆，到豫西窜扰，还打汝南城，但没打开。

1927年三四月间，曾有一次杆匪与红枪会的拼斗，红枪会失败，群众死亡很多。邓城与周口之间，有属于商水的两个乡——东马坡和西马坡。两乡占地东西、南北各宽十余里，北临颍水，东、南、西三面临沙河，面北角颍水商沙河很近。乡民筑了一条土堤，那里的红枪会和乡兵联合起来，凭借着河水与土堤，抵御外来的杆匪，多年来没遭过抢掠。这时有一大杆土匪从西方来，在沙河北岸沿河来住下，到邓城沙河北集结起来，准备攻打东、面马坡。当时颍水、沙河都在涨水，红枪会集中力

量把守西北角的土堤。邓城北寨墙紧靠沙河，在寨墙上可以看到北岸河堤上的土匪。在进攻东、西马坡之前，土匪向邓城喊话，要邓城保持中立，他们不打邓城。战斗持续了两天，土匪攻进土堤，马坡乡民有的被枪弹打死，有的被刀枪刺死，有的跳河自杀，有的溺水逃命时被洪水淹死，死亡惨重。这时奉军已接近沙河，那股杆匪投在周口阎曰仁的驻军，变成正式军队了。

1927年5月间，奉军到沙河北岸，这时河水还很大，漯河和周口的直军，把河里所有船只提走，派兵把守在沙河南岸。但逍遥、邓城之间约30里的堤岸没兵把守。奉军就在这段河岸中点的一个小镇——龙胜，借着从民间搜到的一只小船，偷偷渡过沙河，构筑工事，向东西延伸。两天之后，才向守河的直军进攻。这时守河军队才知道奉军已经过河，纷纷向东西溃逃，奉军大举过河，向南挺进。到达上寨城北25里洪河时，张发奎部的北伐军已占领了上蔡城。

奉军到达我家乡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

候，加之经过土匪的抢劫，群众已是十室九空，饥寒交迫。奉军到后，说是粮饷没到，就地要粮，群众交不出，他们便翻箱倒柜，到处搜刮，连正在磨面的粮食也被扫去。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恨之入骨。

麦黄时候，奉军到达上蔡城北二十余里的洪河。这时已占领了上蔡城的张发奎部的北伐军与奉军在洪河岸上一个小镇——洪桥附近，发生了有名的洪桥之战。结果奉军大败，向北溃退，直到沙河北岸才稍为停顿。奉军在溃退途中，小股被红枪会缴械，散兵被群众刺死。在龙胜北岸河湾中，有股守候奉军，被群众引导的北伐军从邓城渡河，由后面悄悄包围，全部消灭。沿河居民，在那几天中，看到河面上接连不断地漂过尸体。

北伐军到达邓城后，不住民宅，都在空地上搭帐篷住宿。士兵的脖子上都带有一条三色细绳，说是代表三民主义。在街上公买公卖，对远来送东面的民伕都管饭，并按路途远近给钱。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在邓城市场上演讲宣传，揭发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我当时

深为感动，便自动劝乡亲们公买公卖，多方帮助革命军。随后我又联络几位热心青年，参加他们的宣传队，张贴漫画，教群众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歌。

接着北伐军没经战斗也驻进了商水城和周口，只留下政治部工作人员，大军继续北进。

工作人员总部设在周口，在邓城只留一个农村工作员，他是在武汉受过训的河南人。我以后就跟着他到各村宣传群众，动员红枪会，安居乐业，维护地方治安。还劝导青年参加国民党建立党组织。邓城附近的早期国民党员和商水县第一个区分部，就是那时参加和建立的。不久有一股残余杆匪窜扰，工作员离开邓城，我也到开封去了。

这时北伐军已占领了开封，在中州大学办政治训练班，学校不能开学，我住在一个同乡家。住处离河南图书馆很近，每天可到那里读书，但开学无期，总感无聊。适教育厅招考社会教育讲演员，我被录取，分配到西华工作。到任后该县已委派了人，让我到师范学校教

书。这时各县已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我便离开西华，回到商水参加了青年训练班工作。班上学员除学习党义、政治等课外，还和教师一起编排一些宣传剪发、放足、破除迷信和封建礼教的话剧，在城内及附近各乡镇演出。在县党部领导下，清算大劣绅供应站的帐，把各庙神像全部捣毁。

北伐军在我家乡时，邓城寨工局从北伐军买到五六十支他们缴获奉军三八式新枪后换下来的汉阳造旧枪，准备建立寨防团，增强护寨和维护治安的力量。邓城寨墙原是各乡群众修的，四乡各管一面，负责常年维修和乱时防御。可是大权掌握在寨内人的手里。邓城寨里居民很多，又是集贸市场，本来就有寨里人欺压乡民的现象，乡民进住时房租又偏高，这次组建寨防团时，队长是寨内人，团丁也多是寨里人，枪款和给养都由四乡分派，乡民议论纷纷。我在青年训练班时，乡里几位青年找我谈论此事，决定动员四乡群众改组寨工局和团防队，征得四乡权威人士的同意后，一方面控告队长依势欺人（他于那次杆匪窜扰时带队出